

韩少功《日夜书》： 讲述“50后”的故事

文 一



正如评论家李敬泽所说：“韩少功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创造的作家，他的许多作品对当代文学发展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韩少功的创作履历贯穿了中国当代文学30多年的历史，在精神追问和文体革新两个方向上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韩少功今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新作《日夜书》又是一部被称作是“带来新的惊喜”的作品。小说通过讲述“50后”从知青年代到转型时期的人生轨迹和恩怨纠葛，折射出人性的光辉和时代的变迁。作品的聚焦点是性格、情感及价值观的冲突，栩栩如生地刻画了“后知青”官员、工人、民营企业、艺术家、流亡者等各种人物形象，用他们各自的一生回答了时代的精神之问。

评论家雷达认为，这部小说与其说是写知青，不如说是表现近30年精神嬗变的历史，知青是作者思考人生的媒介，追索人生哲理的源头。作者既思索知青一代的命运，也思索我们当今的时代，这是一部思想气质浓郁的小说。其中如马涛等人物的塑造非常成功。

评论家白桦认为，韩少功的创作具有文体自觉，做过各种文体实验。这部作品从知青人物和生活入手，又有所超越，反映了这一代人的命运，文体具有多义性和辐射性，将时代的情调和个人的情性相互映衬，将历史与现实串接贯通。

韩少功谈到这部书的创作初衷。去年初他在写另一部小说时想到老三届的人如今大部分都退出职场了，对这一代人的表达还很不充分，于是就开始创作这部小说。他说，《日夜书》讲的一些“50后”国人的故事，是中国故事的一部分——放在更大范围里，也是人类故事的一部分。在我的心目中，他们是畸人，也是英雄。说畸人，是他们困于社会和时代的局限，有怯懦，有幻想，有自负，有盲目，有粗鄙；说英雄，是他们抗打击，能折腾，勇于反抗，富有激情，相当于一蓬蓬勃勃的野草，有顽强的生命力度和底层根系。他们是一批“红旗下的蛋（崔健语）”，并且用自己的生命实践诠释了这种革命的延续和流变。

据悉，这部小说由台湾的出版社推出繁体字版，韩国的出版社也拟将这部小说译介给韩国读者。韩少功说，一个境外的远观者，生活在另一种社会处境，如何区分这些同样是中国的、当代的故事？如何把一个模糊的瞬间放大为清晰的三十多年？如何理解这些巨大的变化以及变化后面反复的人生逻辑？这就是讲述中国故事的难度。我将这部小说里的情节布局稍做调整，大体上以时间为序，减少一些跨度较大的跳跃和闪回，以便境外读者更容易抓住故事发展脉络。

凌鼎年微型小说 具有文化意蕴

由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举办的凌鼎年微型小说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凌鼎年是我国第一代小说的代表人物，已发表800多万字，出版36本集子，作品翻译成9种文字，16篇收入海内外教材，曾获世界华人微型小说大赛最高奖等。他的微型小说集《那片竹林那棵树》，传统文化意味较浓，人生哲理性强，题材宽泛，能将人物的生命体验融于广博的知识和社会背景之中，既有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也有黑色幽默、荒诞派手法等先锋色彩的实验文体，讲究言外之意，题外之旨，让人咀嚼，使人回味，诠释了微型小说的微言大义。

散文集《真水亦香》出版

赵晏彪散文集《真水亦香》近日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本书是一本以励志、亲情、友情、劝人向善为主基调的散文集，以其优美的语言、感恩的心态和鼓励鞭策后辈的谆谆劝导，让读者感动。文笔老到沉稳，思想深邃厚重。



走马太行秋

陈世旭

9月，我从平顺上太行。太行南端，上党边缘，晋、冀、豫三省环绕中。大地上满是山峦；山峦上满是石头；石头上满是树木；树木里藏着战国城墙、汉寨、唐堡、明寺、清宅；藏着石阶、石桥、石巷、石磨、石碾、石凳、石屋；藏着小米、高粱、苞谷、花椒、核桃、柿子、苹果、黄梨、山楂、山桃、石榴、软枣；藏着浊漳河，藏着红旗渠源头。

恍若与世隔绝，纯净一如荒远。秋天的日子，我来看山，看果实的样子。满山金色的诗歌元素，快意恩仇，一泻千里。我期待的秋天，正是如此。

热衷于攀登的感觉，上升，然后俯视。说不准的远和把握不住的近。众鸟喧嚷，霞光四溅。悲秋客放弃了远方，诗篇便无从阅读，但日头，停不下健旺的脚步。日光的阴影对面，是无边的灿烂。

那是一部史诗的封面。天空的诗集是云，太行山的诗集是岩石。石砌的桥，枯坐于潺湲溪流，冥思千年。树那么大，花那么艳，季节更换盛衰。大色块的红叶，平添妩媚。石榴是秋天的眼睛，在枝头跳跃。白杨笑到了最后，落叶呢喃着别人听不懂的语言。野菊花每天都在盛开，如同每天都在凋谢。从盛开到凋谢，从凋谢到凋谢，从漫山遍野到漫山遍野，从一代到又一代，是一个完美的历程。

太行山是一道千年未解的方程，可以注释的只有真正意义的生命。日月交替，炽烈与阴柔，砥砺青铜的躯体。翻开刀切的层次，阅读坚硬的沉思，谁也无法

洞穿全部的细节。天脊山，与天为党。连绵着脊梁，对峙成一派尊严。如此的正气凛然，对最熟悉的人形同陌路。赤裸裸的铮铮铁骨，永不弯曲，一道道垂直的日光，令人不寒而栗。寥廓苍天，涌动着千年不衰的血脉。连风的手势也那么强硬，把心放在登不上的峭壁，声音也站成不倒的姿势。

神龙湾。什么样的地裂山崩，把山剖为两列，石头与星星从天上滚落。一线天，互相倾倒的山壁触手可及，像秘而不宣的爱情，保持克制的距离。陡峭的激情，从万丈悬崖纵身跳下，冲刷古老的传说。整个四季的秘密，嵌在绝壁的缝隙；峡谷的风，吹动巨石。杜鹃寂寞，千万滴滴血红倚着绝壁，从梦里洒出。

鱼鳞坑是太行山的图腾。以江南的姿色，同化不毛的岩石。苍翠的信念，漫漶着，提升春天的海拔。上天眷顾的峰峦一望无垠，起伏成一种朴素的豪迈。漫山遍野，石头发芽，汹涌出全新的季节。大树和花果，还有草药，像渐次走出荒野的新娘；太行山从此没有凋残的季节。

穿底。公路挂在绝壁。血与肉，燃烧着挑衅。一个村庄的手掌，穿透绝壁的时令，在生命的绝地沟通生命，以时间不能觉察的进度，随时间一起，刻凿时间的痕迹。在云的窗前，浩浩荡荡，敞开封闭，敞开全部荒凉，敞开千百年锈迹斑斑的忍耐和冰冷的微笑，成就旷世的奇迹。掌纹上的地理，沧桑如语法，石头上刻出的巨掌，诠释了英雄的序言。带血的落日，揭开凝结的汗渍，音乐般的光芒，落满了全身。

一个被犁杖、刀柄磨得粗硬的族群，在绝壁上泰然自若。以一贯的姿势迎接光阴，以及风雨霜雪，获得直插云霄的自由。岁月从这头升起，从那头落下。日出喊山，月起磨刀。春天播种，秋天收

割。四季在年轮里打转，却无法读懂寡言中的睿智与缜密。倘若写诗，则总是与土地一脉相承，沾满泥土以及草叶的清纯。以沧桑的情调放纵自己，伸手探日月，弯腰抱牛羊，种种种出庄稼也种出歌谣，走路走出山道也走出舞姿。所有的承诺与期望，渗入岩石的肌髓，喂养田园的荣华。

远观群山，我听见残缺山月的叩问，流星划过衰朽的头颅。石瓦石墙的屋子，一缕缕袅娜炊烟，用胆怯的心灵和岩石对话。谷酒香了，还来不及及飘散，生命已到了另一个起点。耕作的篝火燃起，山的呼吸像山一样沉着。

喇叭尖啸，火把把时明时灭，谁在遥远的栈道断肠？拉长的女声，大地一样辽阔。声音的河流，抚摸高高的山梁，从低音区攀援高音区，攀援到月亮之上，带走我失落多年的倾听。

古道上的离歌，催白露成霜。感谢上天所赐，让我在苍穹的制高点，褪下现实华丽的衣裳。庆幸高贵的洗礼，暂时忘掉内心的罪孽，听白云苍狗虚渺的启示。

风透明，疏星暧昧，月光触摸到蒙尘的隐秘。琴弦合奏之间，起了乡愁。在夜晚聆听流淌的忧伤，一直走进幽深的情怀。被命运差遣得再远，心会永远住下。灶膛的灰烬，与沙漏的金沙，一起沉淀为记忆。

崖上庄严的钟声回归沉寂。如果要衡量一颗心的重量，如果在熙熙攘攘中迷失，那就背起行囊，追随沿着山梁上升的季节，触摸太行的高度，向无限致敬。请相信，即便在心的尽头，也一定会有种子生根。

（选自《中国绿色时报》）



江月静若玉

查 干

有一年的晚秋季节，在澜沧江畔的虎跳峡一侧，我曾一动不动地凝视一轮江月，至夜半。那一刻，我仿佛进入了时空隧道，时间凝固，生命也凝固。心中的雾霾与阴影，也都随江流远去。人声、轮声、伐木声，顷刻间也消音不再。天静地亦静，仿佛静即是一切了。

山野里，风些许寒，星些许远，江浪安详地睡着。树木的呼吸声时近时远，细如飘动的发丝。偶有山鸟的梦呓传来，仿佛在提醒：夜已深，此处不宜久留。可是，此时的我好似置身于红尘之外，身心轻盈若翼，杂念全无，像是没有思维的一棵树。

江月浮动，若有若无。映入江中的那些星子，斑斑驳驳地闪烁着，像是一位丹青手，散淡地描摹几笔、又描摹几笔。明月在江心，像一块沉缅的玉，与水相依，发着一身冷冽的青光，仿佛在等待她粗心的主人。看得出她是寂寞的，因而陷入了沉思状。对，江月在沉思，沉思得如此忘我，又如此地心无旁骛。

面对此情此景，不知为什么，我猛然想起一些古代诗人的名字来，如：李白，王安石，苏轼，王维和王昌龄们。并揣想他们，面对一轮古时明月时所发出的倾诉或者慨叹之状。有关他们对古时明月的文字，我有一点牢记不忘，那就是千秋明月，对红尘中人的眷顾和抚慰，岁岁年年，从未间断过。譬如，当你身处逆境之时，她就会来陪伴你，以她柔和的光，照耀你的心灵。她会来装饰你寂寞的窗棂，也会来聚拢你散淡无序的梦境。而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心境下，她给人的感悟和遐思，又是启蒙式的，千姿百态的。以下诗句就是证明——

王昌龄写：“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王安石写：“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苏轼写：“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李白写：“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
王维写：“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以上这些名句，传诵千年，代代相传，因了都与明月有关。他们借用明月抒发自己的人生感悟和衷肠时的表述方式，虽各有不同，但都明白如话，一读即懂。其中的意境之高远和苍阔，总让人回味不尽，难以释怀。

“澜沧江月静若玉，不须风儿掀漪澜。”此时此刻，我真有些担心，江面会起风。假若此刻起风，会使水中明月被折叠甚或被搅得零乱无形，这不能不让人起忧。因为，这般幽然之境，在人

的一生中不可多得。何况，这般的明月夜，这般的原生态的一江碧水，会使我们的灵魂，变得清澈变得空旷起来。也因为这样的夜晚，现实中的那一些醉生梦死的生活场景，就会从我们杂乱无序的心幕上悄然退去；那些娱乐至死的生活追求，也会变得滑稽可笑而一文不值。这样的夜晚，江声和晚钟声，会荡涤我们浮夸零乱的心灵迷途。这样的夜晚，马嘶和犬吠，会让我们感到生活的真实，会使我们回到人生的原点。这样的夜晚，千秋明月，就会像一丸发光的安神丸，让我们的灵魂澄明起来。人，为什么喜欢玉呢？因为它圣洁无瑕，因为它优雅可人。此夜的澜沧江月，使我联想到一块无瑕之玉，或许就是这种心理暗示的结果吧？

四野谧静而万籁俱寂，夜渐渐深了。而这澜沧江月，又不时地激起我心灵的涟漪，一圈又一圈地扩展开来。遽然，有一声柔柔的马嘶，从背后传来。回头，见是一位藏族少女，牵着一匹白色龙驹，正朝江边走。那龙驹也洁白如玉，披一身玲珑的月光，像一则童话。面对江月，少女用藏语轻声唱起《青藏高原》来。她的歌声，没有李娜那般高亢昂扬，却显得些许抑郁，但不缺乏激情和高度：

“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是谁留下千年的祈盼……”这两句极具天问意味的歌词，用藏语唱起来，不知为什么，给我的感觉，像是在诵经，也像是在祈祷。不过，这般歌声，并没有打破这一山的宁静，反而使它显得更加肃穆庄严起来。

月光下，那匹白色龙驹在低首饮江，像是吮吸着母乳。那般地深情脉脉。它的影子，与江月形成一个美妙的蒙太奇画面：那就是，玉对玉，遥相辉映的一幅极具诗意的剪影。而那位少女水中的倒影，则与斑斓山水融合在一起，虽有些朦胧，但轮廓却清晰可辨。我疑心：她，不就是那一位遗失玉佩的仙子吗？现在正牵着她的白色龙驹，趁夜深人静，寻找她的宝贝来了。

提耳犹闻，山野的絮叨声，啊，是起风了。江水开始波动起来，细微的浪花一朵一朵，从上游簇拥而下。那江月，也因此由圆变得细长，飘逸如上升中的一件玉披。看来，这一轮多情江月，不得不就此飘逸升空了。

其实，这一轮明月，一直都是普照着整个山野的，不仅仅限于这一条江水。只是我在凝视中，忽略了这一存在。眼前，玉石般的江月，正被浪花簇拥着远去。而我，陪伴澜沧江月，静坐了大半个夜晚。魂，似乎离我而去，像一片银杏叶，漂泊不知何往？

又见日春花

虔 谦（美国）



早在赴美10年之际，我就写过一篇乡情散文，叫《日春花，日春花》。日春花又叫日春，是我懂事后的第一种花。日春花的形状就和幼童画笔下的花一样，简单而明媚。那时候，老家安海的街角巷陌，居民们的门前屋后乃至屋顶平台上，都能看到日春花。我们家有两盆日春花，一盆是奶奶亲手栽的，绿得发油的叶，簇拥着她美丽的粉色花瓣和洁白花心；另一盆是隔壁的算弟婶送的，粉色红心。算弟婶丈夫早逝，独自撑持一个大家，整天操劳不得闲，就把她家的日春花端过来给我们看养。算弟婶的二儿子阿林是个木工，我常常看见他汗流浹背地在刨木拉锯，那声音至今仍在我耳旁……

出国后，我惊喜地发现远在太平洋的这边，在洛杉矶，也有日春花！十几年来，我没有中断过栽养日春花。日春花很好种，没有养不活的。不过美中不足的是，我种的日春花开的是白色花，我很久没有见过粉红的日日春了。

今年9月初到台湾，在游完著名的故宫博物院、日月潭，拥抱过阿里山的巨大神木后，我到了鹿港。一听说鹿港是几百年前闽南人入台的港口，我心里就满怀希望，我相信会在这里看到粉色的日春花。

鹿港龙山寺是台湾一级保护文物，也是我们参观的首站。安海龙山寺有1000多年的历史，小时候常见人们到那里烧香拜佛请愿，奶奶是虔诚的信众之一。鹿港龙山寺是约360年前建的，也就是说闽南人几乎是一到鹿港便开始了这项工程。我怀着原乡人的心，步入鹿港龙山寺大门。庄严浑厚而质朴的殿群，殿前宽阔的石铺地，飘逸而古朴的石雕蟠龙柱，木门上精雕细刻的八卦窗……从宏观到微观，鹿港龙山寺都和安海龙山寺无异！漂洋过海的闽南人怀揣着原乡的文化信仰，把他们认定为吉祥的香火代代相传。

从龙山寺出来，我参观了妈祖庙，最后进入鹿港老街。走在鹿港老街上，我的身心顷刻间回到了童年，脚触到了多年没有亲近过的熟悉石板。家乡式样的小巷，巷中一户户人家，那些中间镶嵌着细细栏杆的木门，屋檐下透露着阁楼的小窗，甚至那条只能让单人穿行的红砖君子巷，都让我童年的记忆油然复活。更让我欣喜无比的，是我看到了日春花！油绿油绿的叶子簇拥着粉红的花瓣，那不是奶奶亲手栽的日日春么……

离日春花不远，有一位心灵手巧的木工张先生，他的木工制品（智力拼板、迷题魔方等）多次获得台湾甚至国际奖项。看着他一双粗糙的巧手，听着他的闽音，我就想起童年隔壁的木工阿林。阿林做的是大件，眼前这位张先生主要做细活。他正在对摊位前的四海游客讲解他的木制魔方。他的订单来自世界各地。

离开木工坊，我回到日春花旁，拿出了相机。

一位大姐走过，见我蹲在花前拍照，就说：“这种花我们这儿很普遍。”“日日春，我们那里也很多。”我用闽南话回应。大姐眼睛一亮：“你会讲台湾话？”我们顿时一见如故，笑拉家常。

鹿港妈祖庙前的热闹街区，小吃店小摊推密布，拿佛（番石榴）、蚵煎、米粉、各种地方特产四溢着台闽气息。鹿港，以它的亲和纯粹将我环绕。

带着日春花的情影，我回到了美国。我自己都不相信，过美国移民关卡时，我竟有二度出国的感觉！这时，我心里充满感恩：因了台湾父老乡亲对故土文化的坚守，使我有实实在在的宾至如归的感觉。鹿港，为我重现似乎已经非常遥远的儿时故乡……

神水